

刘一纯◎著

庄家

揭密地下钱庄、
地下“六合彩”灰色
内幕，开办地下钱庄的
业主和坐庄地下“六
合彩”的庄家，在巨
额利润的驱使下，铤
而走险，在危机重重
中小心翼翼求生存。

DAZHUANGJIA

国内首部关注地下钱庄、六合彩生存状态长篇写实小说

中南出版传媒
湖南人民出版社

大莊家

刘一纯◎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庄家 / 刘一纯著.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9. 10

ISBN 978 - 7 - 5438 - 6038 - 4

I. 大… II. 刘…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79057 号

大 庄 家

刘一纯 著

出 版 人: 李建国

策 划: 李蔚然 周 熠

责 任 编 辑: 李蔚然

装 帧 设 计: 木鱼工作室

出版、发行: 湖南人民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hnppp.com>

地 址: 长沙市营盘东路 3 号

邮 编: 410005

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 刷: 湖南天闻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印 次: 2009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 1092 1 / 16

印 张: 20

字 数: 343000

书 号: ISBN 978 - 7 - 5438 - 6038 - 4

定 价: 32.00 元

营销电话: 0731 - 82226732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调换)

对通过地下钱庄进行的赌博、走私、逃骗税、洗钱等非法活动，要继续加强与公安部门的协作，坚决打击。

——国家外汇管理局原局长胡晓炼

地下钱庄的社会危害主要表现在影响国际收支统计准确性，冲击金融市场秩序；影响合法金融机构正常业务的开展；减少国家税收，造成外汇流失。

——公安部经济犯罪侦查局副局长张京

整个南部地下六合彩比北部要猖獗、要厉害、要普及……其实几乎没多少人是通过六合彩真的发了家的，全是被庄家拿走了。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王太元

内容简介

金利投资公司总经理陆明远，利用其在阁司市的人脉关系经营地下钱庄，一次次避过同行的陷阱和政府的打击，生意做得风生水起，成为阁司市最大的钱庄老板。受美国次贷飓风的影响，金利公司也一度陷入困境，大量的放贷资金难以收回，陆明远以其精明和商业信誉化险为夷，让公司实行软着陆。陆明远左右逢源，但是同时他也遭遇了金利公司原副总经理李红烛的背叛和暗算。作为一个生意人，他与官场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与各色人物周旋，将生意越做越大时，一方面他攫取了可观的利润，另一方面他不得不面对政府打击、放贷难收甚至牵扯命案、资金运转危机四伏的困扰。

一个偶然的机，陆明远得以掌握市委书记何睿姨妹单婧利用其公司跨境汇兑渠道把大量贪污受贿过来的赃款转移到国外的大量证据。陆明远利用单婧的影响，成功地帮助铁杆哥们幸义获取了公安局副局长的职位。在他准备大干一场，然后金盆洗手正规营生时，何睿事发，金利投资公司面临受牵连、遭查处的命运。

眼红于地下“六合彩”带来的巨额利润，陆明远一度坐庄地下“六合彩”，对于他来说，开办地下钱庄和坐庄地下“六合彩”的人只是平常人，他们不过是市场机会和市场利润的发现者罢了。在利润的驱使下，他们剑走偏锋，道德底线逐渐模糊……

第1章

陆明远把车停在他的金利投资公司楼下，往办公室走去时，营业大厅的旋转门送出来一个戴着墨镜的漂亮少妇让他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只是一时间想不起对方是谁。见女人望都不往他望，陆明远也就不便冒昧上前打招呼。漂亮少妇径直上了停在旁边的一辆凌志而去。陆明远立在那儿要自己想清楚这个女人是谁，可急切间怎么也没法在脑子里搜寻出这么个人来。想不出这女人是什么身份，陆明远竟有种隐隐约约的不安。

也不能说陆明远太敏感，他选择的事业和这时他所处的位置不得不让他比常人多几分警觉。金利投资公司的真正面目用官方话说是地下经济，英文写作under ground economy，又称“影子经济”、“黑市”、“黑色经济”或“平行经济”等，公司利用金融机构的资金结算网络，从事买卖外汇、跨境资金转移、资金存储等金融业务，公司的大部分营业额并不纳入官方统计的国民生产总值之内，所以也不用向政府申报和纳税。一言以蔽之，是指政府所控制不到的经济活动。再俗点的话说就是地下钱庄。身为金利投资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的陆明远实际上就是金利钱庄的庄主。

陆明远的办公室在八楼。在《放贷人条例》尚未正式颁布实施前，陆明远的公司猫在租来的一套三室两厅里。陆明远把手中的都彭包往大班台上一放，坐在大班椅上燃上根香烟思想开了。他仍旧想着漂亮少妇是谁。把记忆中与之相关的人梳理了一遍，兀自无法找到这女人的信息。想想，陆明远去了楼下营业厅，让营业部经理小赵打开今天的摄像储存机，当播放到戴着墨镜的漂亮少妇汇款的镜头时，连忙叫停，问小赵其汇款金额多少？小赵查看后告诉他，二百六十万人民币。陆明远便让小赵把汇款单据拿来。见汇款人是单婧，收款人是香港何家骥，陆明远就知道这女人的来头了，明白单婧利用自己公司做跨境资金转移，吩咐营业部经理小赵找一找此前单婧是否在金利投资公司汇过款，如果有过汇款行为把票据复印了给他送来，今天的营业摄像要拷盘储存。

才回到办公室，公司的两大美女副总之一唐小雪走进来。另一美女副总叫李红烛。她们是金利投资公司的四大金钗之二，手下各有好几名绝色美女，专门负责为公司私募资金，深得陆明远器重。另两大金钗是王爱如和颜月仙。王爱如一年前在工作中结识了一江姓老板，两人蜜里调油几个月后便结了婚，如今帮衬着夫婿打理生意，偶尔也会给公司介绍两位“上家”和“下家”。颜月仙从公司拿了近千万酬金后回家乡投资做了老板，被当地政府捧为能人，风光无限。对任何一家钱庄来说，大笔大笔的款子放贷给“下家”后，你得同时融资充实你的放贷资金，否则资金链断裂，接后就无法放贷了，公司势将陷入停顿状态。而根据央行发布的《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关键点放贷的钱必须是自有资金，严禁吸收存款。问题是只借不融资，你再多的钱也有放空的时候。好在金利投资公司的信誉不错，陆明远又有很好的人脉关系，这两年公司的生意愈做愈好，愈做愈大。这阵子唐小雪正缠着市电力公司的张总，欲把市电力公司存在建行即将到期的两千万争取过来。陆明远是从不问她们的行事过程，他只要结果。用美女攻关，那是他深谙男人无所谓正派，正派是因为受到的引诱不够；而女人也无所谓忠诚，忠诚是因为背叛的筹码太低。陆明远给两大美女副总的月薪仅八千元，在阖司这个经济发达城市，对一个美女来说也就刚好保证日常开支。如今做美女可得要钱来做，一个月买两件衣服上两回美容院就得好几千。也不是陆明远小家子气，而是他深谙低薪高奖出成效，你把她工资开得高高的，她也就懒惰没了干劲。不过，陆明远倒是很舍得花钱给这两位副总充门面的，公司给她们每人配了台进口本田轿车，可谓香车美人了。如果能顺利把电力公司这两千万拿过来在金利公司存上一年，唐小雪就能得到一百万人民币的重奖。

考上了研最终却又没去读研的唐小雪的确漂亮，是那种男人认为漂亮女人也认为漂亮的大美女。这年头流行优秀男人的“三上理论”：“多数女人可以弄上床，少数女人能上眼，极少数女人能上心。”陆明远对唐小雪的感觉是能上眼又能上心。陆明远曾经问她为什么不去读研？唐小雪笑着说：“这年头硕士博士都满街走，专家学者不如狗，我还去凑这个热闹干嘛？”旋即说：“艾里森不就当着耶鲁大学的诸多学子教授号召大家不要上大学吗，我呢算是响应他的号召了。”全球第二大软件公司“甲骨文”的行政总裁艾里森，在2001年美国耶鲁大学三百周年校庆会上，面对耶鲁的校长、教师、校友、毕业生，说了一段惊世骇俗的话：“所有哈佛大学、耶鲁大学等名校的师生都自以为是成功者，其实你们全都是 Loser（失败者），因为你们以在有过比尔·盖茨等优秀学生的

大学念书为荣，但比尔·盖茨却并不以在哈佛读过书为荣。众多最优秀的人才非但不以哈佛、耶鲁为荣，而且常常坚决地舍弃那种荣耀。世界第一富比尔·盖茨中途从哈佛退学；世界第二富保尔·艾伦根本就没上过大学；世界第四富，就是我艾里森，被耶鲁大学开除；世界第八富戴尔，只读过一年大学。微软总裁斯蒂夫·鲍尔默在财富榜上大概排在十名开外，他与比尔·盖茨是同学，为什么成就差一些呢？因为他是读了一年研究生后才恋恋不舍地退学的。不过，在座的各位也不要太难过，你们还是很有希望的。你们的希望就是：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学习，终于赢得了为我们这些人（退学者、未读大学者、被开除者）打工的机会。”陆明远倒是没想到唐小雪把自己同艾里森扯在一起，就问她是不是想做艾里森第二？其实他也知道，研究生毕业后还不一样得像个商贩一样去推销自己。再说了，这年头女人学历高了没人敢要。读研考博做学问，并不适合每个女人，像唐小雪这么漂亮的一个女人，一辈子在书斋里与书为友，简直浪费资源。要知道女人的漂亮是给人欣赏的。

陆明远也不问唐小雪情况进展得怎样了，坐在那里一脸微笑地看着这位属下。他素来只要结果不问过程。唐小雪用一次性纸杯在饮水机上取了水，再在茶盒里抓了撮茶放入杯里，亭亭玉立地站在陆明远的大班台前，喝了口茶说：“还得陆总你出下面才行。张总的意思在利息上要跟你具体谈谈。”

初次合作的“上家”为慎重起见，把资金借给金利公司前总要求与总经理陆明远见一面，算是对公司做个彻底的了解。对此陆明远能够理解，人家把那么大的一笔钱交付给你，你总得让人家放心吧。但是，也不是所有的“上家”他都见，起码得上百万的大户“上家”他才安排饭局或上茶楼。金利公司的业务做开以后，因其信誉好，不少“上家”自动找上门来，那些小户“上家”更不知有多少，每个“上家”他都见还忙得过来？好在公司有套健全的管理方案，揽储部自有员工接待小户“上家”。他说：“行，你跟张总约定了没有？”

唐小雪说：“他那儿我随时可以把他拽出来，陆总你看是否把这个饭局定在今晚上？”

一个“拽”字便让陆明远知道她与张总的关系发展到怎样个程度了，陆明远笑着说：“明晚吧，今晚已经跟人约好了。”

这时座机响了。电话是伟哥打来的，也不问他有没有饭局，让他下午开车去接他，说要带他去赴宴。伟哥的饭局总少不了他的好事，陆明远自是一口答应了，却想这回这位债权人又是谁呢？撂下听筒看着唐小雪说：“你听到的，又来了个饭局，我还得为前头应诺的饭局耗上一番口舌。”

唐小雪笑了笑说：“天天有饭局，这是好事呀。”

陆明远笑着摇头道：“吃饭最是累人的了，这你又不是不知道。”

唐小雪轻轻笑了一声说：“那倒不一定，看跟什么人一块吃饭。”

陆明远笑着说：“当然了，跟你这种美人一块吃饭就不累。老话怎么说的？秀色可餐。怎样，一块去吧？”

唐小雪说：“我晚上还有事，就不陪陆总去了。明晚上张总的饭局这儿可说定了。”闲扯几句把杯里的茶喝了，唐小雪飘然而去。

唐小雪一走，陆明远也就忆起昨天答应了郭总晚上饭局的。电话里郭总的意思是要介绍一位“下家”。金利投资公司有着一套严格的管理操作，那就是借熟不借生，没有熟人引见和远大于借款数量的资产抵押是不会借贷的。曾任银行信贷科长的陆明远自是知道，借款方一旦出现支付危机，你有天大的本事也没法把钱要回来。圈内因此有种说法，站着放钱，跪着收钱。何况现在放出去的是自己的钱，真收不回来受损的还是他，他不得不慎之又慎。换在从前，国家亏了也就亏了，他这个帮国家放贷的人却是不会吃亏的。郭总是他公司的“上家”，给他介绍过为数不少的“上家”和“下家”，两人的关系素来不错，现在情况当然不便赴他的饭局了，但得去个电话解释一下才是。约翰·洛克菲勒有句名言：“建立在商业业务的友谊，远比建立在友谊上的商业业务要好。”陆明远对此深信不疑。

陆明远给郭总去了个电话。电话响了两声郭总便接了。寒暄几句陆明远告诉郭总，因忽然来了件紧要的事情，也就不便赴今晚上的饭局了。随即用一副很是恳切的语气说：“郭总，对不起，真的不好意思呀，郭总。”

郭总说：“不要紧，陆总只管忙去，咱们谁跟谁呀，过两天再约就是了。”

陆明远道：“行行行，过两天咱好好聚一聚。到时候我来安排也行，郭总顺便把你那朋友叫上。”

营业部经理小赵进来，递上好几张单婧汇款凭单，收款人都是香港何家骥。职业的原因使陆明远对数字表现出极强的敏感性，脑子稍动就算出来了，总计人民币两千八百二十五万。单婧的这种跨境汇款是把人民币存到金利投资公司或把人民币打到公司所控制的人民币账户上，金利公司通过在境外的转换行将相应的外汇打到单婧指定的香港何家骥账户上，何家骥提现的是港币。这种外汇交易方式在国际上被称做替代性汇款机制，由于资金没有进行实质性的跨境流动，增加了公司的隐蔽性。陆明远倒不惊讶单婧选择金利投资公司进行

资金跨境转移，以她的身份这么大笔的金额选择官方银行，太招人眼了，而且容易为日后留下证据。因为官方银行账户实行实名制，通过正规途径出去的资金，都有严格的管理。《反洗钱法》和《金融机构反洗钱规定》已经做了明确的要求，如果一天的现金交易超过二十万元，金融机构就要报告监管部门来查交易者的钱来路是否合法，是不是黑钱。再说官方银行远没有金利公司快捷，他们短短几分钟时间就可以实现划拨，因而众多港股投资者都通过金利公司代为划转炒股资金。

陆明远把这几张凭单仔细玩味了一番，感觉就像玄奘从西天取回的原版经书，珍贵得不得了。他把它锁进了保险柜。尽管现在还不知道这宝贝儿的实际用处，但他知道说不准哪天会派上天大的用处，对他来说，其价值远比玄奘取回的经书大得多。

下午五点不到，陆明远驾驶着他那辆大奔驰去接伟哥。伟哥叫阳世伟，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陆明远还是银行信贷科副科长的时候，因常年有贷款收不回来要借助法院的力量追贷，更多的时候还要强制执行，伟哥是执行局的局长，这样就认识了。开始陆明远管阳世伟叫阳局，后来两个人关系深了，才改口叫伟哥。当时正好国外一种壮阳药伟哥风靡国内，陆明远叫此伟哥的时候幽默地想到彼伟哥。在陆明远打不定主意是否下海时，伟哥说：“你要么努力革命争取弄个副行长，要么下海赚大钱做富翁。不过，当副行长你起码得熬上个三五年，这还不一定能当上，就算有天你真当上了副行长躺在钱上面，那也只能躺躺，动是动不得的。以你的经济头脑，还不如利用现有的人脉资源做个真正的富翁，花自己的钱，谁也不能拿你怎样。”伟哥的话促使陆明远下海。这两年陆明远的生意做得风生水起，伟哥给他摆平好几起放贷案，让他很是感激。

陆明远看了下表，五点了，陆续有人开始下班了，便没进法院，把车停在距法院百米的一家商场旁。他摁了伟哥电话，没等他开口，伟哥说声来了就挂了电话。没多久，伟哥胳膊底下夹着公文包气宇轩昂地出现在法院大门口，径直往这边走来，陆明远从里面开了副驾驶室的门。伟哥随手把公文包往挡风玻璃前一搁，身子往后一靠，取下大盖帽，抬手抹了下那个大背头，再把帽子戴上。陆明远瞥眼伟哥头上的帽子，便也想起与之相关的顺口溜：“法官帽子两头翘，吃了原告吃被告。”也不知这回是吃哪个债权人。却听伟哥说：“去毛家饭店。”

毛家饭店新近才开业没多久，在饮食业爆满的闹市生意还不错。陆明远

启动汽车后笑了一下，说：“伟哥，你感觉到没有，这年头地方人总喜欢打当地已逝名人做招牌广告。早几天报上说浙江那儿的人打鲁迅的牌子打得厉害，什么鲁迅饭店，鲁迅洗浴城，鲁迅百货场。鲁迅的树帜在文学，这饭店洗浴城百货场跟他有什么关系？听说弄得鲁迅后人都有意见了，要起诉这些滥用鲁迅招牌者，你猜有人怎样说？鲁迅作为一种世界文化遗产，已不是哪个人的专利，谁都可以享用。”

伟哥笑笑，说：“这年头的招牌都是这样，一顿乱起，起得让你莫名其妙。不过，毛家饭店已经成了湘楚饮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全国不少主要城市都有他的分店。我去过一次，口味确实不错。”

毛家饭店外面的马路上已经停了不少的车。在保安的指挥下把车停了。他们进去的时候，大厅中央墙壁上悬挂着一幅毛主席老人家放大的标准像。在抬头仰望老人家时，陆明远心中生出一种肃穆之情。迎宾小姐把他们让进二楼沁园春包厢的时候，做东的人早就到了。他原本坐在沙发上抽烟看电视的，见陆明远他们一进来，马上站了起来，热情地跟伟哥握手。伟哥就介绍，说这是陆总，这是龙老板。看着龙老板那个秃得几乎发亮的脑袋，陆明远很自然就想起“十个秃，九个富”这句俗话。秃头可是被视为多金、智慧的象征。龙老板富是肯定的，智慧不智慧暂时就不得而知。龙老板把手伸向陆明远，口里说：“陆总你好，幸会幸会。”随即递上名片。陆明远便也知道他叫龙海清，外省一家造纸厂的老板。

三人落了座，服务小姐给他们面前倒了茶，把菜单推了过来，请他们点菜。

有人称饮食大势与天下大势一样，也是暗藏玄机的。这几年，中国的菜肴呈现出区域性的流行，也暗合某种规律。清朝末年由于曾国藩“湘军”的兴起，湘菜传遍全国，所以湘菜又叫“军菜”。有人打了个生动的比喻，说湘菜太辣、太生猛，像一个扎着绑腿的汉子，尽管有着野性，但太过质朴，犟头倔脑，场面上有着缺陷，很难真正地红火起来。龙老板请伟哥点菜，伟哥却拿眼望着陆明远，说“明远点吧”。菜名很直白，通俗易懂，陆明远的目光落在毛家红烧肉上，笑着说：“据说这道菜是主席老人家生平最喜欢吃的了，咱就来个吧。”便点了个毛家红烧肉，再点了个蕨菜炒腊肉。服务小姐向他们推荐韶山六宝炖三鞭。陆明远看了下价单，好几百元，问：“这六宝三鞭是什么？”服务小姐说：“六宝是天麻、枸杞、人参、百合、当归、莲子，三鞭是指驴、马、牛三鞭。”陆明远就故意问：“是不是驴、马、牛的尾巴呀？”小姐红着脸说不

是尾巴。陆明远说：“不是尾巴是什么？”小姐在这个问题上不去答他。陆明远对小姐道：“你是不是遇到男人就向他们推荐六宝炖三鞭啊？看你的意思，好像咱男人们都不行，都得来份六宝炖三鞭才能让你们女人满意。”小姐浅笑着立在那里不吱声。陆明远笑道：“龙老板，这么多鞭合在一起怕是天下无敌了，再加上这六宝一补，没问题都要弄出问题来。”龙老板笑着说：“陆总怕什么呀，真出了问题这位小姐自会兜着，问题弄大了，还有阳院长嘛。”示意小姐点上。要酒时，龙老板问是上五粮液还是茅台？伟哥说：“来瓶葡萄酒行了，一会明远还要开车送我回去。”小姐立即推荐好几种葡萄酒，伟哥要了瓶贵州产的野生葡萄酒。龙老板说：“野的好，现在时兴什么来野的。”陆明远见小姐吃吃一笑，知道她是想到那一层去了，望着她笑道：“没想到你也知道咱龙老板一向喜欢野的。”龙老板便也明白让人钻了空子，手指陆明远笑说：“陆总倒是有意思嘛。”

喝茶说话等菜上来。这时陆明远也就注意到包厢的墙壁上挂了那首老人家著名的《沁园春·雪》。陆明远办公室也挂了这首长词，却是国内一位名家的墨迹。闲着的时候陆明远总要拿这首词细细地体味一番，便也钦佩老人家的雄才。秦皇、汉武帝、唐宗、宋祖、成吉思汗，哪个都是历史上的巨龙，可在老人家眼中是“略输文采”、“稍逊风骚”，或者“只识弯弓射大雕”。也就忆起这间包厢叫沁园春，推测其他包厢名都是取自老人家的诗词名了，包厢内则是老人家相应的诗词。

宴席上龙老板好几次想扯案子的事，都被伟哥岔开了。来的路上陆明远听伟哥说了龙老板的案子。这些年阁司市教育局长方印刷厂陆陆续续向龙老板纸厂赊购了总计七百多万元的印刷纸，除了中间支付的一百五十万，其余皆是赊账。不想半年前长方印刷厂忽然人间蒸发了。原来市教育局通过竞标方式把长方印刷厂承包给一个叫罗通的外省人。龙老板找不到罗通，就把市教育局告上了，市法院判令市教育局赔付。龙老板的官司是赢了，可市教育局的钱哪是那么容易到手的。原来罗通以同样手段从别的造纸厂赊购了上千万元的货，这么大的一笔钱市教育局哪赔得起？市教育局也很冤，当初因贪收点管理费，哪知要背这么个黑锅，把状都告到市领导那儿去了。市领导指示公安机关破案。如今这类经济案子太多了，公安机关忙了几天也没法找到罗通，便以罗通涉嫌诈骗发了通缉令。伟哥是分管执行的副院长，龙老板自然就缠上了伟哥。谁都知道这年头官司难打，案子执行起来更难，何况市教育局这么大牌子的机关单位，法院也得卖点面子。龙老板没有过硬的关系，短时间是甭指望把钱拿回

来的。

饭局照样是荤话痞话不断，这已成为时下一种普遍的“饮食文化现象”。多数时候伟哥只是听着，再好笑的段子他也只是笑笑。陆明远了解伟哥，只要同当事人一起，他就是这样子。陆明远知道他是刻意保持这份距离。也是，堂堂一个中院副院长，和有求于他的当事人热乎得像兄弟，自然是万万不妥的了。

这时电视上出现股评，陆明远说：“现在股市是全国大动员，据说连擦鞋匠都涉足了。有人说中国股民之所以特别多，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经商的门槛太高。但也有不为所动的，那就是单位的实权领导，龙老板知道这是为什么？”

龙老板说不知道，问为什么。

陆明远道：“这自然是因为他们受党的培养，思想觉悟高嘛。”陆明远本想说那是因为股票远远抵不上权力所带来的经济效益，碍着伟哥在场改口，说了只怕会让伟哥对他有想法。对陆明远和伟哥来说，龙老板可是“外人”。

龙老板就看着伟哥，附和着说是呀是呀。

饭后外面早已是万家灯火。龙老板要安排活动，伟哥用服务小姐递上来的热毛巾擦了擦手，说找个地方喝茶去。龙老板点头说听阳院长安排，喝茶去。陆明远招来小姐要买单，龙老板哪里肯让他买单，嚷着说没这样的道理，硬是付了钱。

三人就出了毛家饭店，龙老板抢先一步为伟哥拉开车门。车上陆明远挂了一个电话，说：“柳姐吧，我和伟哥还有一位朋友过来喝茶。”

柳姐那头说欢迎。

陆明远把车开到一家叫茗雨轩的茶楼停住，才推门进去，一位丰腴的女人笑吟吟迎了过来。陆明远老远就叫了声柳姐，介绍龙老板时只说龙总，柳姐将头微微勾了一下，表示知道了，表情很淡。龙老板点头不迭。也不知柳姐附伟哥耳边说了句什么，逗得伟哥哈哈大笑，一只手在她额头上轻轻戳了一下，陆明远便也发现，龙老板的表情就对柳姐有了惊疑，却是稍纵即逝。

柳姐领着三人进了二楼的一间包厢。灯光幽暗，坐下后马上就有小姐送茶进来。陆明远说生意不错呀柳姐。柳姐说还行，感谢他和他朋友的关照。陆明远笑笑。多数时候柳姐用阁司方言同伟哥说着悄悄话，陆明远跟龙老板随意地扯着，时不时又同柳姐伟哥说句什么。

这样喝了会儿茶，柳姐望着陆明远，说大家是不是摸一把？陆明远就把目光望着龙老板，龙老板赶紧说摸一把摸一把。柳姐便把大家领至另一间大包

厢，四个人围了麻将桌打开了。

陆明远早打惯了这类牌，自是知道这牌局是怎么回事，其策略是宁愿不和，也尽量不放炮。有时伟哥和柳姐放的小炮偶尔也和两把，他不能让龙老板感觉他们三个联手“围剿”他，因为接下来他还得和龙老板打交道。可今天陆明远手气实在欠佳，没多久就差不多输了一万五，龙老板跟他相去不远。柳姐笑着说明远这段时间肯定有艳遇。陆明远摇头说哪呀，一副很冤的样儿。不一会又笑着对龙老板说：“这牌桌上呀是不能输的，一输就说你情场得意。”

龙老板笑着颌首，说是呀是呀。

伟哥瞄了眼龙老板，说：“你龙老板情场得意不得意我不知道，你的官司不是赢了吧，也就不能说这牌桌上没有一点规律。”

龙老板点头不迭，说官司能赢全靠阳院长关照。

陆明远笑道：“原来龙老板是官司得意，赌场失意喽。”

再打下去，陆明远赢回了几千块，龙老板却输了近两万了。有服务员小姐进来给他们加水，龙老板叫小姐替他挑土，他得出去方便一下。陆明远早就留意着龙老板，知道他的钱不多了，借口到外面去取钱，好在茶楼对面有家建设银行，也不知龙老板留意到没有。

这时伟哥的电话响了。几句话下来，陆明远便也听出是伟哥老婆贺姐打来的，从伟哥手里要过电话，笑着说：“嫂子你怎么回事，就催伟哥回去了？才什么时候呀？有我在这里，嫂子你放一万个心。伟哥要坏，我立马报告你。”

贺姐说：“有客人在家等着他呢。明远你们在干什么？没事让他早点回来。”

陆明远笑着说：“嫂子别急，我的事完了肯定放他回去。有我在这里，我是不会给他变坏的机会的，离开我这儿就不保证了。”

贺姐说：“我家老阳我知道，起码要比你好。屈莹不在，你是想咋就咋，信不信哪天我把你的事拎到屈莹那儿，看她怎样收拾你。”

陆明远笑着说：“我咋了，嫂子？”

贺姐说：“别以为你的事屈莹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比谁都清楚。”

陆明远笑着说：“没想到嫂子比我家屈莹还清楚我，看来我得多拍拍嫂子的马屁才行。这样吧，以后伟哥这里我给嫂子盯紧点，一有风吹草动就向你报告。”

贺姐说：“还让你报告？你没把他带坏我就阿弥陀佛了。”

陆明远说：“真没想到我在嫂子眼里是这么个坏蛋，我心里可难过哩。”

伟哥伸手要回手机，说了几句挂了电话。

陆明远只管同贺姐胡扯，却给服务小姐放了一炮，和了个大番子，恰巧龙老板回来，笑着说：“阳院长您可看出来了？陆总的炮威力大大的。”又把小姐夸了一通，说她不错，人长得漂亮，牌也打得好，连陆总这种高手都只有放炮的份儿。

小姐哪里听不出他的话意，脸就红了，站起来要走，龙老板要她继续玩，说要看陆总再给她放几炮。小姐笑笑，说先生玩，退了出去。

再打会儿，伟哥身子往椅背一靠，抬手抹了抹那个大背头，说：“今晚上就到这里吧。”

陆明远暗自算了一下，自己输了一万三，估计龙老板输了三万三四，柳姐比伟哥要多赢个四五千块。龙老板要买单，柳姐说算了算了，单钱赢家付。

柳姐送他们出来，龙老板抢先为伟哥拉开车门，握住伟哥的手摇晃着。伟哥说：“我这几天很忙，陆总曾是银行信贷科长，现在搞投资，最是深谙资金执行上的事了。龙老板找个时间跟陆总扯扯吧，看能否拿出个好主意。”

龙老板点头不迭，再把手伸向陆明远，说：“陆总，那就这样说定了，我哪天来找你，你可得不吝赐教哟。”

陆明远朗声道：“好呀，没问题，龙老板找我就是了。龙老板要不要送一下？”

龙老板忙说：“不用不用，我就住在前面的友谊宾馆，几步路的事，陆总只管送阳院长。”

陆明远启动奔驰，摁下玻璃朝柳姐摇了摇手，柳姐把手轻轻一抬，算是回应了。再朝龙老板招了下手，龙老板回应不迭，说慢走慢走。奔驰上了路，反光镜里龙老板还在挥手。伟哥坐在后排，说：“我看说不准他明天就会来找你的，老办法吧。”

“好的。”

陆明远想着要不要把今天发现单婧跨境汇款的事说知与伟哥。想想终是没说，知道的人一多便不是秘密了，尽管他跟伟哥是好兄弟。再说这事儿牵扯的关系太大了，一旦传出去被那些别有用心者利用，无异在阆中市官场来场八级地震，势将改变整个阆中市现有的权力格局。他陆明远现在的生意做得风顺水顺，可不想弄出个什么事来让自己的日子不好过。这会他决定了，不到万不得已，他不想用那些汇款单来干什么，宁愿它一辈子静静地锁在保险柜内。

这时就听伟哥说：“谈妥了给我个电话。”

陆明远自然是应着，便也知道龙老板这五百多万执行起来不是问题。其实在伟哥拉他赴这个饭局时就知道了。他也不想理会伟哥怎样执行得了，那不是他能管的。在这种事上，他和伟哥之间早已非常默契了。

摺在挡风玻璃前的手机响了，陆明远拿过来看了，是邵怡打来的，便摁了接听键，未等对方开腔就说：“在送伟哥，一会再给你电话好吧？”邵怡说好，我等你电话。

伟哥问：“是不是邵怡？”陆明远嗯了一声。伟哥就不说话了。一会说：“都好久没见她了，忘了今晚上让你把她一块叫出来。”

陆明远说：“过几天大家聚聚吧，到时把幸义也拉上。”

车到伟哥家楼下，伟哥推开车门准备下去时，说：“阳卓凡那笔款子给了他吧。”

凡是通过伟哥融的资，什么时候还都由伟哥说了算。陆明远便说：“我让他们这几天把款打到他账户上去。”

邵怡是陆明远的情人，阁司市建行一营业所所长。八年前陆明远所在支行决定对各下属营业所来场突击抽查，陆明远负责的是邵怡现在的营业所，当时才参加工作的邵怡是营业所的出纳。在陆明远指挥人实施清账时，邵怡找个机会把陆明远请到一隅，坦言她哥哥生意上急需资金周转，因而挪用了一百万。陆明远惊诧这女孩子的大胆坦白，说：“你告诉我，是不是要我放你一马？”邵怡祈盼地看着他说：“我希望你帮我一把。我保证这一百万一分不少地收回来，请你相信我。”陆明远说：“我帮了你，那我也就跟着你犯法犯罪。”邵怡说：“我不会让你犯法犯罪，我说过会一分不少地收回来。”陆明远说：“你知道你的行为是什么后果？”邵怡说：“没办法，他是我哥。”又说：“人总有拒绝不了的时候。”陆明远说：“你哥哥要资金周转，你干吗不通过正常渠道借贷？”邵怡摇了摇头，说：“能借到的话我就不会挪用了。”不知为什么，陆明远竟拒绝不了这个女孩子的请求，便装模作样亲自清点邵怡所管现金帮她遮掩过去。事后陆明远也弄不准当时怎么会帮这个女孩子的忙，在金融部门工作这么多年，他自是知道这是什么性质。邵怡不是那种很漂亮的女孩，陆明远能肯定自己当时的行为并非为她美色所惑。就是现在想起来也有点不可思议。陆明远临走时让她一定要把钱收回来。大概半个月后，邵怡打来电话告诉他，钱全部收回来了，让他放心。几天后邵怡找到陆明远，说答谢帮她，请他吃海鲜。两人就去了海南海鲜店。邵怡作主要了瓶白酒。陆明远以为她很能喝，哪知一瓶酒未完便喝醉了，想送她回去，又不知她住哪，便给她在宾馆里开了房，又不能

撒手不管，只好在一旁看电视守着。开始的时候陆明远确实没有什么念头，只想待她清醒点后便离去，可不知什么时候听得响声，以为她醒了，看时邵怡翻了一下身，从原来的向里斜卧变成了仰天躺着，这样，整个人就一览无余了。陆明远望着睡眠中的邵怡，因为喝多了的缘故，她脸飞红云，显得特别生动；额头饱满却不乏柔和，据说这种女人温柔智慧有独立思想，很难为男人所左右。这时节正是仲春，只穿了件白色毛线外套和牛仔褲的邵怡看上去身材修长。真正让陆明远起了欲念进而行动的不是随着邵怡的呼吸一耸一耸的两只饱满的乳房，尽管它不停地暗示着它的存在，而是睡眠中的邵怡忽然伸出舌头舐了舐嘴唇，那两瓣被舐过了的嘴唇便显得水汪汪的了，整个人生动而富有灵气，陆明远就没法控制自己了，压上去吻她。邵怡醒了，什么话也没说，似乎是默认了他的侵犯。在陆明远进入她的身体内时，邵怡整个身子强烈地颤了好几颤。这之后他们就走近了。有回两个人亲昵时，邵怡告诉陆明远，他是她第一个男人。有着极丰富性经验的陆明远自是知道邵怡没有骗他。一个有数十年性生活的男人不会傻到用那滩处女血来验断一个女人是否处女，那种过程中的感觉便能清晰地体会出来，远比那一摊血管用。邵怡并不是那种一旦跟你有了关系就把某种责任强加给你的人。有次她告诉陆明远怀孕了，弄得陆明远好几天都不安，生怕她提出非分要求，邵怡却独自去医院流掉了。陆明远很是感动，却也明白今生只能好好待她了，他是不可能跟妻子离婚的。在邵怡结婚后，陆明远以为他俩的关系会就此结束，没想到他们仍旧保持着这层关系。邵怡生下儿子的第二年，就和丈夫离婚了，陆明远不止一次问：“是不是因为我的缘故？”邵怡淡然道：“我们是个性不合，不关你的事，别想得太多。”陆明远利用他的影响让她当上了所长。陆明远获知央行草拟了《放贷人条例》提交国务院法制办，拟将所谓的“地下钱庄”阳光化，他的金融嗅觉敏锐地感到这是一个成就自己事业的机会，但让他完全抛弃现有的职位离开这么好的单位，陆明远又犹豫不决。在打不定主意是否下海时，邵怡说：“如果你想发财就下海，别留恋现在这个位子，更甭想用手中这点权力发大财，有天弄出个什么事来你所付出的代价就太大了。你真下海的话，我会全力支持你。”可以说，最终促使陆明远下海的两个人，一个是伟哥，一个是邵怡。还有一层原因是有人为他看了相和八字，料到他这辈子富而有余，贵则难显。那次他携家人到南岳圣地朝香，往功德箱投钱时，有位老僧看着他，说施主求富可成，贵则难求。陆明远只是一笑。他一个银行中层领导，求什么富，贪污受贿都没条件。老僧倒是随和，让他报上生辰来，略略一算说他会大富，并会在某年转运发达。陆